

一卷残缺的希伯来语**伪经**，引出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一串鲜血绘制的**符号**，揭开一段尘封的魔鬼史。 金一 / 著

狼外婆

langwaipo.

一部文字版的《七宗罪》

国内第一部以**炫学**为基调的悬疑推理小说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狼外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狼外婆/金一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221 - 09216 - 8

I. ①狼…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4288 号

狼外婆

作 者 金 一

责任编辑 朱智毅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15.2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 - 59623775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夜深人静.....	(3)
第二章 落魄户.....	(7)
第三章 夜朦胧，月朦胧	(18)
第四章 俱乐部	(26)
第五章 司徒局长	(35)
第六章 特案中心	(42)
第七章 嫌疑人	(47)
第八章 倒霉蛋	(55)
第九章 罗生门	(62)
第十章 死狗	(68)
第十一章 血“K”	(74)
第十二章 连环局	(81)
第十三章 情侣 PARTY	(92)
第十四章 解码.....	(106)
第十五章 猜谜.....	(115)
第十六章 乌托邦.....	(122)
第十七章 小语快跑.....	(130)

第十八章	牧师来访·····	(136)
第十九章	玛利亚大教堂·····	(143)
第二十章	魔鬼符号·····	(151)
第二十一章	山羊之角·····	(159)
第二十二章	旧金山之行·····	(167)
第二十三章	历史的迷雾·····	(175)
第二十四章	交换条件·····	(182)
第二十五章	尼禄·····	(192)
第二十六章	预言中的真相·····	(203)
第二十七章	金星凌日·····	(212)
第二十八章	厄运之家·····	(220)
第二十九章	真相·····	(230)

引子

一只毒蝎被绑在玩具火车的轨道上，挥舞毒螫时的傲慢已然不复存在。不远处的火车鸣着汽笛，轰隆隆转过弯道，以极快的速度驶向蝎子，滚滚车轮无情地将傲慢者轧成数块碎片，肠子、大腿、脑袋，还有螫子，在一秒钟之内各自搬了家。

“请给予傲慢者以轮裂之厄！”但丁在《神曲》中大声疾呼。

“我精神的指引者，我将追随万魔之王的足迹，沿着黑暗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昏暗的房间里，一个裹在浴袍中的人冷冷地盯着一口大铁锅，篝火在汽油桶中上下乱窜，一点点吞没搁置在上面的烹饪用具。

停止抽搐的蝎子残肢被那人提起来扔进铁锅，沸水瞬间将其吞噬。

“接下来该轮到惩罚谁呢？让我看看。”那人显然感冒未愈，嗓子发出嘶哑的哧哧声。

巨大的书柜需要梯子才能爬上去，裹着浴袍的人小心翼翼地将顶层的一本红皮书取下，沾了口水的手指迅速翻开扉页，冰冷的目光停留在一段古老的文字上：

召唤之术，奥义无匹，习练此术者，必先献灵予吾神，得神之眷顾，方成奇妙魔法。然布阵之前，必得七邪物：其有，Lucifer、Mammon、Asmodeus、Samael、Beelzebub、Leviathan、Belphegor^①之性征，另附七成一之傲慢，七成一之贪婪，七成一之淫欲，七成一之暴怒，七成一之饕餮，七成一之嫉妒，七成一之懒惰，七成一之吾神之魔法，投入半加仑水银，神术即可成！

黑暗的中世纪术士横行，黑魔法层出不穷，这本名为《The Book of

^① 依次为路西法、玛门、阿斯蒙蒂斯、萨麦尔、别西卜、利维坦、贝露佩欧鲁，他们分别代表傲慢、贪婪、淫欲、暴怒、饕餮、嫉妒和懒惰，为七种罪名的代表魔鬼。

Raziel》^① 的黑魔法书更是给人以无限遐想。

“我的黑魔法将在月圆之夜完成！”

深邃的夜空没有一丝云彩，月亮冉冉上升，逐渐变圆，今晚便是月圆之夜。

一只冻僵的蟾蜍被那人扔进铁锅，水中立即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七成一之嫉妒。”

喂了蛇毒的蛞蝓随后加入沸水。

“七成一之懒惰。”

肢解的蜘蛛、油煎的老鼠、喂过老鼠肉的蟑螂，一样接着一样被投进铁锅，清澈的水慢慢变成绛紫色。

“七成一之暴怒，七成一之贪婪，七成一之饕餮。”

穿浴袍的人从笼子里拿出一条被硫磺熏死的毒蛇，缓缓投进漆黑的沸水。

“七成一之淫欲！”

加入水银，闭上眼睛默念红皮书上的咒语，黑魔法将在剩下的时间里变虚幻为真实，变不可能为可能。

晦涩的咒语在那人口中念得越来越快，铁锅中的水仿佛得到了邪灵的怂恿，汹涌有如地底炽热的岩浆。

寂静的树林发出瑟瑟声，夜空倏忽间出现一轮圆月。

浴袍中的人睁圆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自言自语：“神奇的魔法即将诞生，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物色人选。”

他的背影被篝火拉成一条长长的阴影，慢慢消失在幽深的走廊。

“哈哈，且看我绚丽的黑暗魔法！”

① 中世纪魔法书，借名于圣经外典《The Book of Eon》中的《Sefer Raziel》。

第一章 夜深人静

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从花都俱乐部里摇摇晃晃地出来，不断翻腾的胃使她开始大口大口地呕吐，直到连黄黄的胆水都吐光了，她才继续晃悠悠地往前走。

住处离她工作的俱乐部不远，这个时段又没有出租车，所以她干脆步行回家。

深夜的街道异常冷清，女人使劲搓了搓双臂，剧烈的呕吐让她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

对面就是通往住处的巷子，不知怎么回事，今天没开路灯。

真不该单独回家！

尽管不是第一次夜行，但莫名的感觉总让她心里毛毛的。

巷子越来越幽深，似乎看不到尽头。

女人开始加快脚步，急促的喘息声断断续续地在巷子里回荡。

已经酒醒的她隐约感到身后有人！

谁呢！她几乎就要喊出来，但理智让她没那么做。她脱掉脚下的高跟鞋，一路小跑起来。

咯咯咯……

这是什么声音？无比惊恐的她连呼吸都变得异常困难。

该死的巷子怎么还没有到头！她觉得脚下一凉，一阵钻心的痛随即传来。一定是被石头或玻璃划破了。

鲜血从脚下不断渗出，剧烈的疼痛和恐惧让她哭了出来，呜咽声和身后的怪声混在一起，听起来更加骇人。

那东西近在咫尺，仿佛一伸手就能抓住她。

女人之所以认为他是“东西”，是因为他在黑暗中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人。

他是不是人？女人被自己的想法吓得就要崩溃。

颈后冰冷的气息透过领口，缓缓包绕过来，那东西就要追上了。

女人突然灵机一动，将手中的高跟鞋使劲地往远处的玻璃窗扔去。这下果然起了作用，没过多久，楼上的灯亮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探出脑袋，愤怒地咒骂起来：“死娘啦！谁呀？！”

身后的异动很快消失了，女人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个劲地称谢。

男人嘴角含笑，转身的时候自言自语道：“原来是个婊子。”

女人忘了愤怒，如获大赦地往出租房跑去，前面总算有了灯光，而且门卫老刘还没睡。

老刘看着她，关切地问：“怎么啦，脚被玻璃划破了？好多血，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女人惊慌失措地指着身后：“那……那……有鬼！”也不回答老刘的问话，就急匆匆上楼了。

老刘伸长脖子张望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去睡了。这些靠出卖青春营生的女孩子，在他看来比自己一个孤寡老人还可怜。

女人一口气爬上四楼，进门后靠在墙上一个劲地发抖，她从没像今晚这样害怕过，尽管以前也被人尾随过几次，但都是些小流氓，自己撒一下泼，那些小子就会知趣地走掉。可今天紧跟自己的分明不是人！

太可怕了！她连忙给男友打了个电话。

“你在哪？快过来！”

“怎么了，被谁欺负了，带着哭腔？”

“今晚有人跟踪我，你快过来，我怕！”

“你在哪？我马上过去！”

“已经在家了。”

“哎，虚惊一场，我这有事要处理，半小时后回来，记得洗好澡等我哦。”

女人挂了电话，瘫倒在沙发上，睡意慢慢袭来。

睡梦中，感觉似乎有人在敲门，她挣扎着睁开眼睛，打算去开门。

今天太累了，不知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倘若男友一直对自己这么贴心，再过几年等两人存够了钱，就可以回老家完婚了。

她拖着已经包好的脚走到门口。



“谁呀，是晓峰吗？”

门后没有回应。从猫眼里往外看也没有人，她以为自己听错了，打算去洗个澡。

敲门声又响了，女人不禁打了个寒战。

“是晓峰吗？别开玩笑。”

猫眼外依然没有人。

女人感到从前未有的恐惧，汗毛一阵阵地倒立。

敲门声又来了，这次她没出声，而是悄悄地将眼睛凑近猫眼。

那是什么？小男孩还是穿着背带裤的男人？深夜怎么会有陌生人在门外？

猫眼总是在无形中将门外的一切缩小！

对面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没人出来，门外的“小孩”自己进去了。女人叹了一口气。

可就在眼睛离开猫眼的一刹那，“小男孩”漆黑的脸突然出现在猫眼前，吓得她尖叫了一声，摔倒在地。

“怎么了？”门后响起关切的声音。

是晓峰回来了！女人仿佛见到了救世主，慌忙起身打开门，扑到男友怀里。

“你的脚怎么了？看来流了很多血，疼吗？今晚到底怎么了，这么狼狈？”

“有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跟踪我，刚才对门的小孩子又吓了我一跳。”

“对门……对门的一家子不是上个月出车祸死光了吗？”

“我想起来了，你快别说啦，今天真的很邪门。”

“别胡思乱想，都快一点了，咱们赶紧洗个澡睡觉吧。”

两人相视一笑，向浴室走去。

浴室里响起一阵嬉笑声，女人闭着眼睛，男友的抚摸终于让高度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

咯咯咯……

“怪声又来了！”女人像受惊的小鸟，紧紧搂着男友。

“别自己吓自己，哪来的声音，门都关着呢。”

男人依旧轻柔地抚摸着女友柔软的身体，此刻的安宁他无比享受。

女人倾听了一会儿，再次闭上眼睛。自从自己当上了陪酒女郎，和男友相处的时间就越来越少，男友虽然是社会上混的人，但对自己体贴入微，也真是难为了他。

两人在浴缸里静静地躺着，窗外偶尔传来一两声猫叫，就像小孩在啼哭。

正当他们要双双入睡时，浴室的灯突然灭了。

“真见鬼，一定是保险丝烧了！你在这等一下，我去看看。”

女人心里有些害怕：“要么咱们一起去？”

“乖乖地在这里，我马上回来。”男人包上浴巾出去了。

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女人在浴缸里坐了好一会儿，见男友没回来，不禁害怕起来。

“晓峰，你在吗？”

没有回答。

“你怎么了，快说话啊，怪吓人的。”

依然没人回答，但客厅里响起了拖鞋声，女人长舒了一口气。

没过一会儿，浴室门口走进来一个人，他轻快地跨进浴缸，开始抚摸女人的身体。

“是不是保险丝坏了，你怎么不开灯啊？”

一只手轻轻掩住了她的嘴。

女人微闭着眼睛，感到男友的头正在缓缓下沉，柔软的头发刺得小腹一阵麻痒。

“快别闹了，就不怕呛水啊？”她用手捧着男友的头，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劲。

黑暗中她颤抖着将男友的头捧到眼前，在看清楚这仅仅是一颗人头而已，她发出了一声撕裂心肺的惨叫。

咯咯咯……

浴缸那头的黑影在放声大笑。

第二章 落魄户

“王队，这是你要的资料。”警员苏小语匆匆推开刑警队队长王启的宿舍门。

宿舍的地上放着一张席子，上面呈“大”字形躺着一个中年发福的男人，值得注意的是，男人只穿了一条内裤。

“啊！”苏小语大叫一声，羞得急忙用手遮住双眼。

地上的男人缓缓坐起，双手对应置于小腹，随后轻吐一口气，操着东北口音笑呵呵地说：“有什么好害臊的，没见过你哥、你爸爸夏天纳凉穿裤衩吗？这一声喊，吓得俺差点犯毛病。”

苏小语彻底无语，这个五十上下的队长平时和蔼可亲，办案也是雷厉风行，可一些生活习惯却让人不敢恭维。比如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总要“啊呜啊哇”地大喊那么一两分钟，这倒也罢了，让经常睡宿舍的苏小语不用买闹钟，省下了一小笔零用钱；但诸如吃自助餐的时候挖鼻屎、开会的时候骂娘、上班无聊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唱东北山歌，等等等等，简直让人崩溃！

王启已经穿好衣服，笑咪咪地看着苏小语，问：“小娃娃，何事？”

这正是王启让人亲近的地方，逗得苏小语在一旁掩嘴偷笑。

“笑啥？俺刚才在练功，这功法叫‘内视观奇花’^①，能治神经衰弱和高血压，疗效挺不错，女娃娃还可美容。”王启认真地说。

苏小语模仿他的语气笑道：“俺没高血压，也没这闲心美容，俺是来送材料的。”

王启喝了一口茶，以手加额：“你瞧我，把正事都给忘了。糊涂喽，烈士暮年，烈士暮年。”

苏小语只是苦笑，她知道队长这两天比谁都累，“午夜凶杀案”在宜

^① 类似瑜伽中的冥想，主要起舒缓身心的作用。

宣市搅得满城风雨，小报记者更是到处流毒，宣称宜宣城即将迎来史上最黑暗的时刻。这话虽然危言耸听，但激起的波澜却不小，这不，市领导下达死命令，王启和他的刑警队如果在一个月之内破不了案，就得每人打五十大板，而且打脸。因此警员们彻夜奋战，队长王启也熬出了神经衰弱和高血压。

苏小语看着队长因为熬夜而通红的眼睛，心疼道：“老样子，还是我给您念。”

王启点了点头，示意她念下去。

“女死者名叫莎莎，26岁，职业是三陪女；她男朋友郭晓峰，今年27岁，无业人员。两人都已确认户籍。”

“无业是指什么？社会混混，还是待业？这一点必须搞清楚。”

苏小语吐了吐舌头。

王启叹了一口气，示意继续。

“尸检报告上注明，女死者丢失的器官是子宫，这点很可疑，目前我们还了解凶手的意图。”

“说说那男的。”

“男性被害者的头部是被利器一瞬之间砍下的，而且……而且从死者家中带出来的‘猪肉炒笋干’，被证实是死者丢失的右侧半边脸。”苏小语感到胃里一阵抽搐，无法继续说下去。

王启微微一愕，点头鼓励这个刚刚从警校毕业的小警员，他清楚干刑警这一行必须练就一身豹子胆。

“法医无法确认死者脸上的齿痕是哪种生物留下的。”

这句话让两人同时咯噔了一下。王启从太师椅上站起来，踱了两步又重新坐回去。苏小语只觉得浑身汗毛倒立，一时语滞。隔了良久，宿舍内依然一片沉寂。

王启从苏小语手中接过报告，仔细看了一遍，仍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干这一行几十年，什么离奇的案子没见过？像这样的杀人砍头案以往不是没有，但将人肉做成菜，吃掉一部分，还从容地喝啤酒，只怕这辈子也就仅仅这一次。还有报告上所说的无法确认的齿痕，这简直太诡异了，让他这个自认为天不怕地不怕的东北大汉子，也不禁有些心虚。

接到报案是两天前的事，那天正好王启值班。凌晨两点左右，一个老



汉哆哆嗦嗦了半天，才说清太平巷死人了。王启带领手下火速赶到现场，当时的情景让人至今记忆犹新……

整个案发现场到处都是血迹，女性死者的腹部被剖开了一道光滑的口子，两眼惊恐地瞪着，仿佛到死的那一刻都不愿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男性死者趴在浴缸对面，颈部正如尸检报告中记录的那样，断面光滑平整，找不到一丝毛糙。

凶手的作案手段可谓丧尽天良，而且不留丝毫痕迹。

最奇怪的是，两名死者的身边画了一个“+”，形状像十字架的符号。

那个报案的老头儿吓得都尿湿了裤子，他边抹眼泪边发抖，断断续续描述了自己发现死者的经过：

大概一点多钟，刘老汉突然在睡梦中听到一声尖叫，当时还以为是自己的小黄狗发狂，起身到狗窝看了看，见小狗躺在里面一动也不动，睡得正酣。老汉就纳闷，这狗耳朵最灵光，平时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发了疯地叫，今天怎么睡得这么死？

他背着双手回到屋里，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感觉那声大喊不是无中生有，然而又不敢肯定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噩梦，就这样反复琢磨了大半个时辰。

人要一失眠就尿尿多，刘老汉患有前列腺的毛病，那会儿工夫起了两趟夜尿，第二次从厕所里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个黑影一晃就没了。老汉虽然年纪不小，但眼睛好使，张望着朝黑影去的方向看了一眼，发现那东西敦敦实实的，去得很快，就像他们村以前发春追人的黄牛。

老汉正发愣，突然发觉大事不妙，自己是门卫，要是楼上哪家遭了贼瘟，这罪可担当不起。

他连忙跑回屋里拿了只手电筒，蹑足往楼上摸去。

刘老汉所在的公寓楼原先住着很多人，但最近几年接二连三出事故，一些有经济能力的住户都搬走了，剩下的要么是老人，要么是图租金便宜的小青年，所以物业管理渐渐松懈下来，连电灯坏了也没人答理。

楼道里乌漆嘛黑的，刘老汉深一脚浅一脚，从一楼一直巡视到四楼。四楼的杨家上个月出了车祸，一家三口无一幸免，那小男孩只有九岁就不幸夭折，当真可怜。老汉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杨家的门，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来，惊奇地发现杨家对门的郭家没关门。老汉有些奇怪，自己刚才上来的

时候先照了郭家的门，那时还关着，怎么眨眼工夫就自己开了？奇怪，奇怪。

他提了手电筒往门里晃了晃，里面静悄悄的，似乎两口子都出去了。

刘老汉不敢冒昧闯入，在门口喊了几嗓子，隔了老半天没人答应。防贼责任重大，老汉此时也顾不得许多，轻手轻脚趑进郭家客厅，只见里面摸黑一片。

老汉一边喊：“有人在吗，咋不关门？”一边用手电筒找客厅的电灯开关，最后终于在沙发旁找到，但用手按了几按，没一盏灯亮起来。老汉有些犯嘀咕，先时郭家小姐那副惊恐的模样在脑海里不断闪现。

一阵穿堂风无缘无故从浴室的方向吹来，刘老汉用鼻子嗅了嗅，闻到一股腥甜味。这可有些古怪！老汉缓缓向浴室走去，靠得越近那股怪味就越浓烈。他用手扶着门，将脑袋探进浴室，伴随着灯光映入眼帘的一幕，彻底吓坏了他：浴缸里满满的都是血水，两具尸体各自躺在浴缸的一端，其中一具尸体的头像皮球一样在水里半浮半沉。

由于刘老汉惊吓过度，没有更多的线索可以提供。因此，在随后的时间里，尽管侦破小组连夜突击了数次，但案情却没有丝毫进展，而且女死者丢失的器官至今无法找到。

“他奶奶个腿，这简直太猖狂了！”王启看完报告后无法抑制地大骂。

苏小语站在一旁不敢吱声，因为在队长盛怒时，不出声是最明智的选择。

“直娘贼！要是让老子逮到了，非砍了他的脑袋喂狗不可！”王启时常用发飙的方式激励自己手下。

他见苏小语眉头紧皱，一脸薄怒，知道已经奏效，于是恢复平常的语气：“小娃娃，这家伙是不是让你恨之入骨？”

“有点。”苏小语低头看着手中的材料，时不时皱起眉头。

王启假装严肃：“苏小语同志，对于这种社会人渣，我们应该坚决予以打击，绝不应该手软！”

“是，队长！”苏小语觉得另一摞资料的主人公虽然可恶，但还不至于要赶尽杀绝。

王启见她犹豫未决，笑道：“念念，多念念就会痛恨。”

苏小语搔了搔头，大声念道：“本公司承接以下业务：1. 私人侦探方



面：包括跟踪、取证、拍照（裸照亦可，但价格加倍）；2. 风水方面：建房置墓、摸骨算命、奇门遁甲、摆阵作法、取名驱邪，等等等等；3. 其他：包括代考、追债、陪吃陪喝、打架助威。其中代考的，英语四级以上免谈，语文数学初中以上免谈；帮打架的，身高 1.75 米 ~ 1.80 米的需帮本人买人身保险，1.85 米以上不在本公司承接的业务范围……”

“停停停，什么乱七八糟的。”王启一阵莫名其妙。

苏小语笑道：“队长，不是您让我多念念吗！这正是您要找的资料，这人叫梦龙，对，邹梦龙！”

王启哈哈大笑：“原来是这个落魄户。”

“既然是个落魄户，您找他干吗？这人擅自偷开私人侦探社，应该给予取缔。”

“你以为没查封他啊！原先他将公司挂牌为侦探社，搞游击战，被工商突击了好几次，半年前实在混不下去了才将公司改名为‘信息咨询事务所’。这种小公司，说白了就是青皮流氓，你允许的他干，你不允许的他照样变法子干，真是社会的毒瘤。”

苏小语继续往下看，小心翼翼地问：“队长，其实像国外专业的侦探那样去做，也还可以的，为什么我们不允许？”

“这你别管，看看邹梦龙那小子的广告语就知道，什么风马牛，简直扯淡！你给我读重点的。”

苏小语试探着问：“验尸报告还是邹梦龙？”

“邹梦龙那龟孙子！”

“邹梦龙，男，28 岁，汉族，未婚。咳咳，那个，原先在宜宣大学建筑系当风水课助教，后来因为经常引起女生骚乱，在无数次酗酒后，被学校解聘。基本就这些了，队长，您找他干吗？”

王启摸了摸半秃的脑袋，嘿嘿一笑：“其实啊，这小子是个人才，只可惜入错了行，要是我们在我们刑警队干，再经过我点拨……”

五分钟后，苏小语打了一个哈欠，流出两滴眼泪：“队长，这小子到底做了什么事，能让您赞赏有加？”

“这个嘛，说来话长，我还是长话短说。半年前，那时你还没来，我们市发生了一起离奇凶案，死者是个年轻女性，尸体在图书馆的储物箱里被人发现。”

“怎么可能?”苏小语感到脊背一寒,“储物箱那么小,怎么放得下人?”

“嗯,我当时也这么想,但你不知道,死者被分尸了,上半身装在旅行包里,被放在图书馆的储物箱;下半身也放在旅行包里,不过一星期后被做成包裹寄到了警局。”

苏小语又惊又恐,久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人再大胆,也不至于挑战警界,而且手段这么残忍变态,行为如此疯狂。

“没错,”王启皱眉道,“这起案子影响极其恶劣,甚至比我们当前的凶案更令人发指,市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下达死命令要我们如期侦破。但是很无奈,我们做了大量的走访摸底和盘查,结果一无所获。”

“那么案子后来是怎么破的?”苏小语好奇地问。

“当时案情毫无进展,邹梦龙那小子却在小报上登了一个豆腐块广告,广告上除了宣传自己的业务范围外,还将警局大骂了一通,那一骂真他奶奶的好,骂得人热血沸腾。”

“后来呢?”苏小语睁大了眼睛,急切等待下文。

“我们当然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将他拘留了!”

苏小语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她无法将拘留跟破案联系起来。

“这小子从警局出来后,又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小报上,这次更是指桑骂槐,恨不得将我们比作关中的纯种驴。”

苏小语笑得一阵肚子疼,这“关中驴”形容得也太自毁形象了。

“我当时那个火啊,这小子竟敢跟老子照眼儿,恨不得抽他那小油头,可是没办法,案情刻不容缓,由不得亲自会这流氓,便差了两个警员去教育他,可谁知道一来二去,去的那两个警员竟跟他拜把子似的亲热,回来后还说,邹梦龙为案子算了一卦,已经找出嫌疑犯的下落。”王启说得眉飞色舞,听得苏小语一愣一愣的。

“这怎么可能?迷信还能破案,他当自己是东方朔啊,卜一卦就能感知预知未来!”

“那时我也这么想,凭他一个下岗小无赖的话还能信。但那两个警员说得像模像样,跟真的似的,我不由得不去一试,结果我们真的在他说的地方抓住了杀人犯,而且连疑犯将要从现场逃逸的时间都被他摸得一清二楚。”王启说完后点了一支烟默默抽着,眼神中尽是赞许。